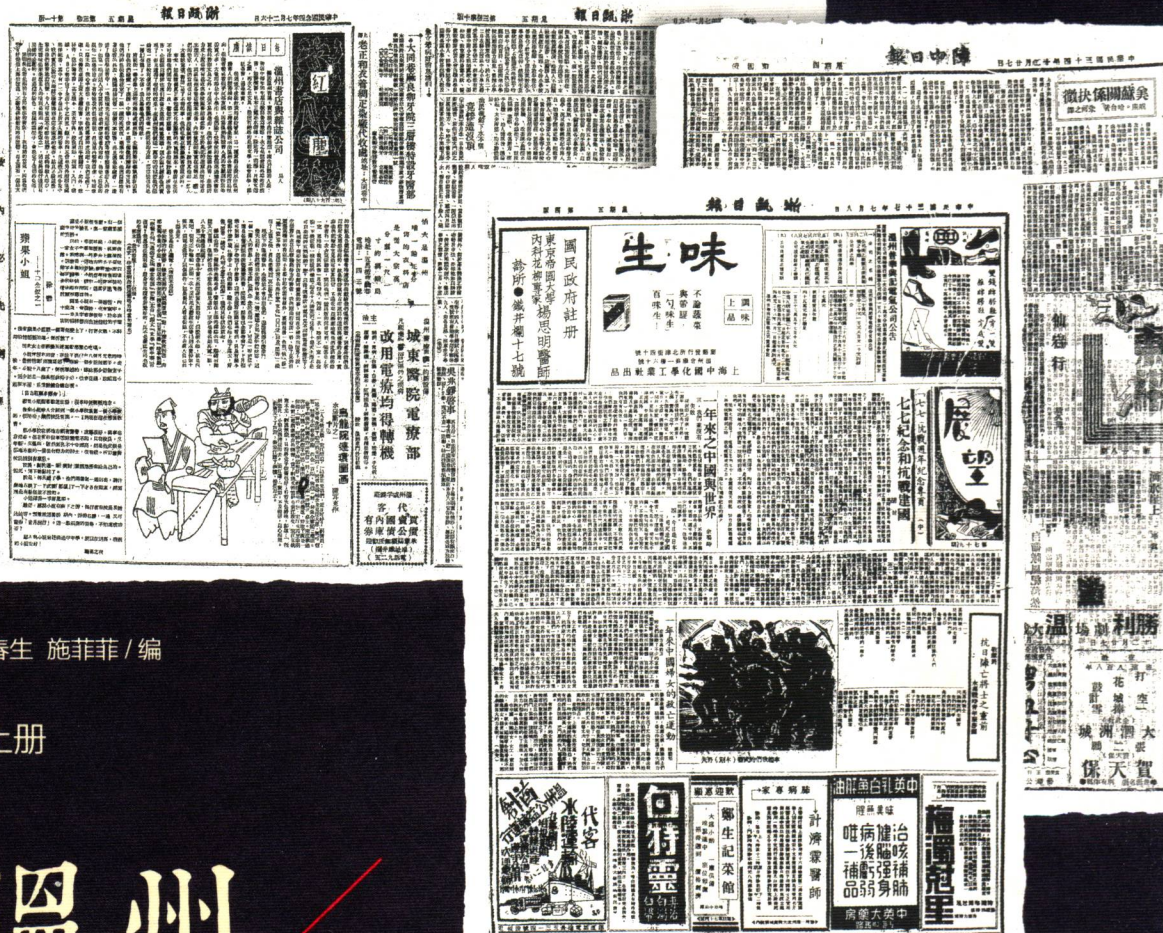


/ 上册

溫州
老副刊



I216.1

20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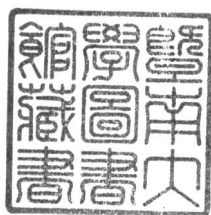
1

P1

胡春生 施菲菲 / 编

/ 上册

温州 老副刊



黄山书社

本书辑自温州市档案馆所存《浙瓯日报》《温州日报》《地方新闻》《阵中日报》《平报》《乐清新报》《中国民报》《大风报》《新闻报》《温州民国日报》《温州新报》《瓯海民报》《今报》《东瓯日报》《进步报》等十多种温州民国期间出版的报纸副刊。初选一百万字，二选七十万字，再以思想倾向进步，仍有现实意义，具有档案价值为准则，敲定约三十万字左右，分散文、小说、诗词三部分，散文部分又分随笔、杂感、人物、史料，诗词分新体旧体。全书分上下两册。

编辑体例大致如下：各专题文章不论发表何报，均按发表时间先后予以排列；所选文章标题、内容（包括方言用语等）、语法照录，以保持原汁原味；繁体字一律改为简化字，异体字改为通用字，错别字、缺笔字及错误标点符号等径改，均不一一说明；难辨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替代；凡文章没有署名姓氏的，以“佚名”表示。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年在温州副刊发表诗文的，除孙诒让、刘景晨、陈仲陶、梅

冷生、夏承焘、方介堪、王季思等已成名人物外，还有林夫、马骅、唐湜、胡今虚、樊祖鼎等一批青年才俊，他们构成了温州文化发展的人才梯队。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发现邵荃麟、汪曾祺等外地名家曾在温州报纸发表过作品。并且，有些诗文是上述学者文集中失收的。

遗憾的是，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因底本字迹模糊、破损太多而不可辨识，只得割爱。如《弘一上人人事略》《弘一法师史略》《孙仲容先生著述》《我对朴学大师孙诒让先生的认识》《太炎先生书札》《曼殊诗话》《我也来谈温州戏史》等。

我们希望此次整理工作能对挖掘温州民国文化、进一步研究温州民国文化有所作用，那么我们这一年来的辛苦也值了。但愿我们的劳动给年长者带去的不是当年的痛苦，而是愉快的回忆；给年少者带去的不是先辈的灾难，而是家乡历史的珍藏。

编者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散文

随笔

001	蜘蛛网	陈大愿	022	街头夜	秋渔
002	酒的故事	士戈畏	023	黄叶	三千
003	平台望月——秋之散文诗	赵抒	024	伤兵	秋渔
005	记“姗姗”	秋渔	026	街头巡礼	秋田
006	草巷随笔二则	适俞	028	海的怀念	翁定翔
007	流浪女	董笔	030	离别	影
009	少女的日记	士戈异	031	孤山夜月	惠君
010	笔余偶录	耳逊	032	月夜	英钟
011	乡路	章茶	035	夜的街	蕙君
012	卖膏药	惠江	036	绿窗随笔	李西崖
014	永临小品	正乐	037	渔人	惠君
016	肉体的出卖者	士戈异	038	乡行杂记	味音
018	中秋	留夷	039	丐妇	惠君
019	从温州到上海	释迦	040	夜的马路	觉非
021	中年	苏寄梦	042	观赛龙舟记	林秋侠

044	拾田螺	陈纪业	074	风筝——青年时代生活杂忆	单年
046	捉蟋蟀	萍影	075	读书偶得	寿年
047	赏鹅	宏宇	077	购米日记	嗟来
050	陡门头	大彬	079	窗	陈如雪
052	西平屋随笔	舟丹	080	钓	汪曾祺
054	永乐轮中的一幕	宝禄	082	秋之声息	曙瀛
055	老铜匠	闵子	083	我爱月夜	元榛
056	离愁	小梅	084	船上	子修
057	祖母	道容	087	母亲的忆念	马庄
059	中山公园见闻一束	余	088	古城	少舫
061	血(一)	佚名	089	古松下	一观
063	勇敢的女郎	之任	090	邻居的女孩子	焱
064	夜	琼彪 瑞癸 殷映雪 玉奇	091	哑曲	少霜
068	你现在才回来吗?	金冶	092	菜园和亭子	焱
069	江干落日	周晚霞	093	奔	子怡
070	手	夏雪	094	故乡	止戈
072	渔家的一夜	宗甄	096	秋日短简	艾茵

098	女船家	琼子	121	芳草天涯	陶萍天
100	故居	天虹	124	生活的册页	游彬
101	雾及黄昏	子怡	125	河之歌	民祖译
102	春郊散章	徐勉	126	我在瓯海医院	滴滴涕
103	星夜	剑光	128	忆庐山	游子
104	路	萍茵	129	别	锦泉
105	夜窗琐录	江忆	130	夜客	叶林
107	秋怀(二章)	柯红	131	看放榜去	戴望强
108	山村掇拾	蒋风	132	虫蚀	胡朔
109	贾小姐	俞继南	135	故乡	白云天
110	罢市	舜杰	137	青田半日	之一
111	罢市即景	潭影	139	秋山红叶	冰天
112	江边	草将	143	灯下	杨济和
113	手中物	张一天	144	冬夜	蓝戈
114	野火——寄岑翼	未央	146	雾(外一章)	煜人
116	静夜地思	周德馨	147	泥土	林歌
119	吃上坟酒	温德用	148	白杨	龙川沙

149	钟楼	金莎凤	171	天桥	田楠
150	春天	茵子	172	蛙声	童晴岚
151	雁荡巡礼	钱约斯	173	瓦松	树清
153	乡居	龙川沙	176	礼拜天	羊子
154	蝴蝶梦	舍鱼	182	向日葵颂	申甲由
155	蝶的悲歌	蕉吟	184	怀念	蓬庄
157	山水点趣	葛斯永	187	山乡四事	苏梁珍
158	火	君赤	189	火	菁菁
159	小城剪影	啸风	190	逃难	
161	灯下集	之		(写抗战时期中学校园生活之一段)	周英
163	捉螃蟹	石扉	194	夜	王孜石
165	歌	孙伊秋	195	遭遇	平一
166	眼镜	吴珍	197	庭院记	犁阳
168	小旅馆的墙壁	北方强	199	小城回忆	犁阳
170	琴	阿红	201	回忆	丞楚

散文

史料

204	虹依小札	洛神	231	再会吧！永嘉	牧金
205	温州书店与杂志公司	易人	233	籀园种种	言若
208	温州的书店	东方白	234	明季温州白鹿社	朱里
210	冬夜漫记	晚翠	236	永嘉飞霞洞记	潘彝长
211	永嘉童子军沿革	方又圆	239	大若岩香市志盛	阳柳
214	端午节在温州	佚名	241	理想中的温州	梦生
216	妇女运动在中国	可君	244	瓯柑	朱里
218	拦街福	默言	245	苏渊雷母六十寿序	陈谡
219	陆公祠	陈肇清			
220	无题诗存序	刘绍宽			
221	意园诗钞叙	冒广生			
222	温州的府前街	扩			
223	鸳鸯阁诗集序	陈光汉			
224	温中剧运的前瞻与后顾	樊祖鼎			
227	劫后追忆	陈宗达			

早上，偶然在一棵树荫下发现一个点缀着几点细细的不知道是夜雨还是朝露的美丽的蜘蛛网，美丽得像珍珠网一般。一只大腹便便的蜘蛛正在整理着被雨露所沾湿的残丝，再接再厉地。这满腹经纶的，不肯寄人篱下的蜘蛛啊。

看见这美丽的蜘蛛网，我想起日前在一本英文杂志上所见到的名贵的蜘蛛网了：美国什么地方的一家电影公司，因为想摄制一部电影，内中有这么的一幕，那主演的女星要从一扇络有蜘蛛网的窗里向外看出来。可是谁能够指挥着一只蜘蛛在那窗口上尽一些讨人欢喜的义务呢？没法，只好派人向四面八方访寻。后来他们果然发现了一扇像造物的主宰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合用的窗子，便不惜用巨金向那屋主购买，小心翼翼地把那窗子连同蜘蛛网拆卸下来，又翼翼小心地把它们搬运到摄制影片的地方去。这样的蜘蛛网，实际上比一个真正的珍珠网还要值钱得多。

蜘蛛向来是被人讨厌的。但是，谁敢武断地说将来科学昌明，人们不能够利用蜘蛛吐下来的丝，像利用春蚕吐下来的丝一样呢？

读者，诸君，你知道蜘蛛之所以被称为蜘蛛么？

蜘蛛者，“知诛”也。蚊子，苍蝇，其罪当诛，蜘蛛“知”而“诛”之，所以被称为“蜘蛛”。有书为证呢：

字说：“蜘蛛设一面之网，物触而后诛之，知诛不义者也。”

蜘蛛真不愧称为机巧的动物！太昊伏羲氏的画八卦，结网罟，原来就是师法于蜘蛛的。张望作蜘蛛赋，对于蜘蛛虽不免有溢美之辞，但这未几就是变态的心理吧？

《大众画报》第七期载着梁得所先生的一则很有趣而且很有意义的关于蜘蛛的谈话：

“世界著名新闻记者麦吐温（Mark Twain）主编日报时，接到一家定户来信，说他们在报纸上发见一只蜘蛛，请问这是主吉还是主凶。麦吐温回答说：‘你们看见报纸上有蜘蛛不足怪，那蜘蛛在看报纸，查访那一间户店没有登广告的就预备到那店门结网安居罢了。’”

蜘蛛啊，识相些，别误入清洁的人家，但不妨到没有登广告的不景气的商店结网去！

（原载 1934 年 6 月 20 日《东南日报》沙发副刊）

例假，是一个很好而同时很静寞的一个晚上。

没有地方走，客不愿看，改卷子头要痛，没法，到阿采的房里谈谈去。

阿采，同我一样，没有地方走，客不愿看……正需要一个人谈谈天。

谈天谈到了酒。

说起酒，似乎同我前生有约，今生却结了解不解之缘，现在竟一天少不了酒，虽然有时到了床头金尽（其实时时是床头金尽）也老起面皮来到朋友那里去揩油，或背起酒瓶去赊去，至于酒量呢？曾经一次喝了一瓶老酒汗，所以纵然称不上酒桶，酒瓶的雅号却没法拒绝的，所以谈酒，我却特别来得起劲。

然而，她偏偏说她酒量很高，而且偏偏说比我来得高，而我偏偏不信，这说不信，试比一比。

试试而且试试酒，“冤家碰着对头人”当然我是百二十分赞成。

于是我叫来了门房，首先拿了两块钱的财产中的一块交给了他：“四角酒，其余买一点下酒的菜蒜。”

我的神气似乎老慷慨的，但是我那时，醉翁之意，而的确确是在于“酒”。

刚刚买来了以后，却就碰了钉，原来同事周同夏来了，面子过意不去，只得招着他俩。

“喂，夏、周，来来，吃酒。”

“吃酒，吃什么酒呀？”夏笑着说。

“呀，吃酒，吃你们的酒。”周也拍着掌说。

当然，他俩的话里夹了另外一种意思，

我的脸红红地，我没有什么只觉得脸上有点热。

默认当然有点不佳，况且我并没有这种心思，于是我先开口了：

“她说酒量比我高，我总不信，所以买了酒来比比看。同时要请你们做公证人。”

话未说完，几个人的手不期然地拿东西吃了。

虽然他俩是两个不吃酒的家伙，但因为只管狠吃，酒已弄得没有标准，同时，我觉得已经失了比试的意义，于是跟着，酒也只管乱喝。

不过，我的的确确还记得清，我已经喝了二斤，她呢，也的确确喝两斤光景，而夏同周呢，两个人合起来似乎达到了一杯，两个人的脸却已红得像猴子的屁股，而且频频地叫着爽，同时还说了许多的嘲笑活。

一个不留意，说酒量特别大的她却跑出了“吃酒圈。”

我离座相继地跟了出来，发现她在那里吐着，原来她已经醉了。

“吐了，哈哈……”我三个同时叫了出来。

“什么？”她听到我们的笑声，立刻跑到她自己的房里，样子愤愤地，“砰”地一声房门关了。

我回到自己的宿舍里，隔着壁向她说：“阿采醉了，你酒量实在及不上我的。”

“醉了？我那里醉。”她辩解着。

“未醉为什么要吐？”

“吐就说是醉了吗？”声音特别响。经验告诉我，我不敢再说。

（原载1935年5月17日《浙甬日报》红尘副刊）

平台望月

秋之散文诗

赵抒

远远地，是人影么？一条，在银色的街上。那角古庙镇着绉纹底屋迹的影，落在鱼鳞似的瓦上，那么淡淡地，该说是银色的罢，那片片的瓦，该沾着深秋的露，那屋迹下深结着的鲜苔，也该凝着深秋重重的霜哪！

何处吹来一阵深秋的风，身上微微地觉得有点儿冷，发也丝丝地动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纤瘦的影，轻轻地吐口气，里面该有轻的忧郁罢——却又倚在铁栏杆上，手背上感到些儿透骨的冰凉，忙把薄薄袖遮住手背：抬头却凝愁般望望刚从云中冲出来的深秋的月，那么素洁，月宫中该是嫦娥们起舞的时候了哪？一群着淡银色的舞衣，长的带，柳絮似的婆娑着，跳动的是古香的舞，在每个青色底舞步里，该结着轻烟般的愁怨哪！

我这样儿想着，像做一个银色的梦。

十八夜的月，微有些缺，像一个饼，该是给狼吃了一些，在它的左边，但我并不以遗憾，可是我怀念着一个含愁的姑娘，该说：“莫有怨望吧！”

月更高了，秋霜的气息，重重地浸着我薄薄的单衣；每个痕迹上，光闪闪地，该是重重的霜吧！

是下去的时候了，料峭的秋风吹冷了我的鼻，耳际浮上一串是远处送来的卖火腿粽的柝声，一个婴孩的夜啼……

谁家的，贪睡的少妇忧愁着呢！

一张梧桐悄悄地落下来，谁家的庭院哪？

一九三三年十月

（原载1935年5月21日《浙甌日报》红尘副刊）



(第五十三頁二第)

座談日每

在浙省廿一號的討論裏，我曾經聽過一點「歷史」與「現實」的談話。這題目，在當時的討論裏，是佔了極大的地位的。...

平台望月

秋之散文月

秋風吹起，涼意襲人。月光如水，灑在窗前。...

補白詩話

清人余先生，嘗與友人談詩。余先生曰：詩者，心之聲也。...

題毛公鼎拓本

朱大可

...

唐玲

(續) 白魯

『啊！突然，小強尖銳地喊叫起來，這會使我們全部感到驚慌。』...

畫苑駢聞

畫苑駢聞

八大人山人，明末畫家，字山人，號八大山人。...

畫苑駢聞

畫苑駢聞

八大人山人，明末畫家，字山人，號八大山人。...

杜鹃花开红了满山，山楂也已累累地结实了。我来到这生满竹篁的山坳，对着那排栉毗古朴的茅屋，我除了怅惜着消逝了的青春以外，而且不得不使我怀念着姍姍表妹。

姍姍出嫁已经有三年多了，而且听人家说，如今已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可是回顾自己，依然青衫落拓，一筹莫展，想起来还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悲哀”啊！

提起了姍姍，我总觉得她这个人是很奇怪的，她的个性比任何女子都强得多，她虽然是个旧型的女子，可是她还认得着字，而且也会写时下称亲爱的哥哥呀，亲爱的妹妹呀的肉麻的白话信。

她的脸孔虽然不能说是漂亮的，可是使你讨厌，那我可以担保是不会的，身段与风度的确可说是有独特的风格，声音很嘹亮，可是在嘹亮中，却有一种女人特有的娇柔；说话是没有一点顾忌的，所以往往得罪人，现在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变从前的态度，可是在从前，她与我都在童年中的时候，留给我的印象，至少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我与她住在这山坳茅屋里的时候，茅屋的主人是我的大舅，是姍姍的大伯，舅母是个慈和的老人，她老人家对于我们孩子是百依百顺的，所以我们记得在山坳里过的童年是愉快的，虽然我们的爹娘都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我们觉得是没有机会使我们惦念起他们。姍姍是小我几岁的孩子，她却淘气得很，在山坳这样静僻冷寂的地方，她却要一些零食吃，舅舅虽然是一个鄙吝的农人，可是他对于我们，

却不惜将他有限的土货去换取姍姍的所欲，真的，到现在我还体味到，他们老人家对我们的深情。

有一会，大约是冬天吧，连月接着落雪，天气的寒冷使我们小孩子不敢走出茅屋一步，大舅与舅母都沉着脸，大约是忧虑着他们的冬种吧，这一种神色我是稍丝懂得的，可是姍姍哪里知道呢？她看见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来，只觉得有趣，嚷着要出去玩，大舅听见姍姍像这样的寒天也想出外玩，脸上颇有一点愠色，可是竭力忍住，舅母只怕大舅说出一句使我们难过的话，用温和的巧语叫姍姍不要出去，姍姍那里肯呢，拚命地吵着要出去，甚至于流下泪来，于是弄得舅母没有办法，舅舅只得抱着她在山上走走，那时风雪很大，我记得大舅是衔着泪走出茅屋的。

回来的时候，姍姍居然受冻了，害得舅母忙了好几天才将她恢复原状，而且使他们惊骇了好几天。

像这类的事情很多很多，记也记不清了。不知道像她这一类固执的脾气，现在有没有改变一点；记得前年在大街上与她碰到，看她的神气也非常颓丧，手上抱着孩子也瘦得很，知道她的命运也不济得很吗？

入夜，山上送来一阵特有的松籁，对于姍姍的往事，我真不敢再想下去了。

一九三四年春在莲塘茅屋

（原载1935年5月23日《浙甌日报》红尘副刊）

(一)

我幼年时读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总觉他的前两句与后两句没有连属似的，如果细讲起来，也并没有什么不连属，不过后两句确比前两句精彩，所以看着便像不连属的样子了。后读王元美的《艺苑卮言》，也有一段谈及这诗的，与我的意见有点暗合，他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用意功妙至此，可谓绝唱矣。惜为前二句所累，筋骨毕露，令人厌憎。葡萄美酒一绝，便是无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尔。”

(二)

人身上生虱，本是极不卫生的，而古来的文人却有许多生虱子的，并且以虱子为清高。王荆公上朝的时候，虱子在他的胡须上乱爬，人家告诉他，他却满不在乎，可见古人绝不以生虱为不卫生的。近在宋人庄季裕的《鸡肋编》中，看见很有趣味的捉虱的事云：“孙真人《千

金方》有治虱症方，以故梳篦二物烧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犹已为未信。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乃取寝衣铺几上，捕虱投口中，几不辍手，旁与人笑语，不为羞，而视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为不妄也。又在剑川见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虽裈袴亦然，虱皆浮于水上，此与生食者少间矣。其治虱，则置衣茶药焙中，火逼令出，则以熨斗烙杀之。”

(原载 1935 年 6 月 8 日《浙甌日报》红尘副刊)

流浪女

董
笔

听到楼外梧桐树的摇曳，便顿时觉得寂寞起来。秋天，真是抑郁的季节呵。

每一个夜里，沿着那蛇样的石子路子归来，人老是那么疲乏地的，脚步很沉重。天，灰色的，星星只在寥落地丢着可怜悯的眼，风啸着，路旁的树木便给吹得竦竦地发响……多么吓人啊，这秋的巨响……

于是便在黑暗中跑上楼。

然而楼下流浪女的琴声却是会使我惊心的，那调子是多么的凄迷哪。听着，听着，眼泪便轻轻地流了出来。——这声音里有着少年的欢乐与哀愁，流浪者的深沉的叹息，那怎么不会使人容易落泪呢？

搬到这里来，已经有了三个多月，只有这个流浪女是使我注意的。每一个早晨，我可以看见她出去，头发蓬松得像一束陈旧的、灰色的棕丝，疲乏地，挂着一把古旧的胡琴；当她走过走廊时，太阳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剥落了的粉墙上移动着，那真像一幅苍凉的画图，但是晚上我干完了工作回来时，她却已经在她自己的房子里拉着胡琴……

三天前，我们熟识了。

于是，我知道她的一切了：二十八岁。故乡是远在千里外的长安。没姓，不是，她不愿意把这个告诉人家。名叫小二媛，十三岁那年上便跟着爸跑码头，唱曲子过活，十多年来，也不知跑过多少地方，两年前来到这地方，爸便死了，她就一直住下到现在。那胡琴也跟着她跑过许多地方，安慰过许多牛马样为生的汉子，也惹起许多客地里流浪着的旅人落下思乡

的眼泪。……

她的脸是黄色的，眼珠儿凹进去，终日只是穿着一件破了的长袍子……

有一天我问她：“这么一付手段不容易吧？”

“唔……唔……”

“谁教你的？”

这女人把长的头发一掠，说：“爸教的。难听吗？……真是的，我没有用心学。——先生，若是有饭吃，谁肯弄这个？我真恨死我的工作呢……”

“真不坏。”

“不中用了。没好的调子。”

“……”

跟着，她却叹息着进去了。

于上我想起白香山的诗啦：“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重又跑上楼，那女人的胡琴声又响了起来，这声音里有着少年的欢乐与哀愁，流浪者的深沉与叹息，于是，我的眼泪也轻轻地流了下来。

昨天晚间，她跑上我的楼，她呆着站在桌子边；窗外的，九月的风吹了来，女人的头发给吹得散开来。颜色却花白了。

“我要走了，明天。”

“哪里去？”

“我要流回故里去。”凄清的灯光射上她的脸，苍老的，悒郁的，难看的……

……

现在，我在晚上再没有听到使人容易落泪的琴声了。

二十三年九月旧作

（原载1935年6月10日《浙甌日报》红尘副刊）

游荡了一天的旅行，带了一身的疲乏归来时，天已呈着灰暗的颜色了。这时候，我的心突然掀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来，因为曼近来不知受了什么的打击，——也许我已经想到了的。据他前天对我说，要等到旅行归来时一概地告诉我。

将旅行带来的零乱东西整理好了后，我就用诚恳的态度问着曼：“你前天说的，等旅行归来时告诉我——你的事。”

然后曼很为难地的，低下头来，颓丧的——这是他近来时常有的现象，不肯说，最后他仍旧用了前一天拒绝告诉我的话拒绝我了。

“这宗事，现在不应当向你说的，因为说这宗事的机会还没有到，”话里带着青年人的悲哀的声调，他的眼珠子，没有初见时的光芒了。

在校园的一角里，在五月初的季候风的领导之下，那时候，我俩竟找不出一句话来了，我的心充满着忧郁，烦闷，我是十分明白的，他虽然不肯向我明说，然而我是确实地知道他的所受的刺激，绝对地是和我有关系的呀！

是的，他是向来没有冒味的样子，尤其在一个女子的面前。但是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于是在这样矛盾的现象之下，他的忧郁，他的消极，是必然的吧！

然而我有什么法子使他说出他的事呢？即使他的事同我的意料一样，但我怎样可能说出这句话呢？那时候，我的心实在比他还要难过，因为我爱他，我一心一意地爱他，同时，我知道，他是爱我的。然而我俩却都没有说出表示

过爱的话来，都藏在心中不敢说了出来。

是的，我知道这时候，有人想离间我俩，并且我确乎知道这离间的手段的出现，就是曼现下的消极的原因，但我深悉这种离间是无用的，并且这离间我俩的人就是那曾经写过几封不通的英文信给我的那个，我的亲戚的堂兄弟，这个卑鄙的小丑式的癞蛤蟆，他还有面目见我吗？但曼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故此他一听到什么，就以为真的样子，但我有什么法子把这件故事说给曼听呢？

我烦闷，如同黄梅雨困人的烦闷，我不敢看曼的脸上，悒郁的，失常的。我不敢看曼的影子，零乱的，缠人的。什么都会在我的心上印上了深刻的伤痕似的。

于是我压按不住的感情是发作了，我悲苦地，同时是颤咽地，向着曼说：“唉，什么都使我灰心，什么都使我失望，……”然而下面是没有勇气再说了，五月的季候风飘然地把我引进我的房间里了。

疲乏的身体，疲乏的精神，使我不能再支持了，我颓然地倒在床上。伤心的情绪袭来时，我蒙着头哭了。

（原载 1935 年 6 月 11 日《浙甌日报》红尘副刊）